

“流水落花”二李词

刘晓珍

摘要：“流水落花”是李煜、李清照词中经常出现的一类意象，由于二人用笔的不同——李煜用笔大、健、放，而李清照用笔锁、柔、曲，造成二人词雄奇畅爽、阔大超逸与曲折婉转、微妙深细的不同审美境界。相似的“流水落花”意象上分别寄托着二人不同的思想与情感：扑面而来的落花与东流无尽的流水寄托着李煜无限的伤痛与悔恨，并进一步引发其人生皆苦、世事成空的哲理感悟，而李清照则借助一朵残花与一段流水自伤自怜、自叹流落。二人不同的身份、经历与思想是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。

关键词：流水落花；李煜；李清照；笔法；寓情

作者简介：刘晓珍，女，副教授，文学博士。（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，浙江 杭州，310018）

中图分类号：I207.23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8-6552（2017）05-0104-06

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，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美丽又最苦痛的景象了吧，故而那些伤心人每每将其付诸笔端。从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到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，从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到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，直到《红楼梦》中的黛玉葬花一段展衍，几千年的文学流变中始终能看到它们明晰而揪心的剪影，从而成为文学作品中最富于感情浓度的一类物象。而在唐宋词中，更是频频出现，尤其于李煜、李清照词中最为特出。细品二李词中之“流水落花”意象，又会有些颇为不同的审美感受。大体说来，李煜眼界开阔，气度非凡，将“流水落花”提炼为一种深具悲愁意味的载体，进行高度概括的书写；而李清照则琐碎细腻，情真意切，将“流水落花”的逝去与凋零点点滴滴咀嚼品尝，引领读者走进极度痛苦的情感世界。如果说李清照的“流水落花”寄寓了她的个人情感经历与家国情怀，那么李煜的“流水落花”大多已经超越家国，上升到了宇宙人生的高度，李煜的佛禅修为使得他的咏叹常“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”。^[1]

一、“流水落花”境不同

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，李煜仿佛是站在具体时空之外，远距离观照这一人世间的整体场景，因而写得雄奇畅爽、阔大超逸；而李清照则是近距离地陪同在落花与流水的近傍，甚至身处小舟之上，目睹身边的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，因而写得曲折婉转、微妙深细。

1. 大笔与琐笔

李煜词常将“落花”置于无穷无极的浩渺时空之中，如其《相见欢》：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留人醉，几时重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匆匆落花背后是无尽的朝风晚雨，滴滴珠泪背后是不绝的东流之水，更加衬托出此憾的沉痛之极。故而此词常被称誉“大笔”：

谭献《谭评词辨》卷二：前半阙濡染大笔。^[2]

俞平伯《读词偶得》：结句转为大手笔，与“一江春水”意同，因此特沉着，后主之词，兼有阳刚阴柔之美。^{[2]（104）}

的确如此，结合论者所评，则上片之“朝来寒雨晚来风”与下片之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，皆为大手笔，境界极为阔大深沉。再如其《浪淘沙》：“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“无限江山”、“天上人间”等措辞，都极富感染力，将情感的抒发提升扩充到无限广大、无限深沉的境地。可谓极大之笔、极阔之境，寓至深之情。故李攀龙曾盛赞其结句“悲悼

万状”^{[1](122)}，诚是的论。

而李清照则往往将时空锁定在庭院闺阁之内，将对“流水落花”的感叹具体落实在身边眼前。如其《醉花阴》：“薄雾浓云愁永昼。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正如刘乃昌所云：“全词是用洗练、本色的语言，写出经过艺术加工的真实日常生活图景，以显示自己的内心情感。”^[3]词中所写之时间非常具体：漫长的白昼，重阳节的半夜，黄昏时分。地点也非常具体：玉枕纱厨内，东篱傍边，帘内。这样就十分具体细致地写出了一位女子从早到晚、无所不在的孤独与悲伤。最精彩的是结拍将人与隔帘相望的黄花进行对比，衬托女子的消瘦形象，写得很微妙深细。再如其《诉衷情》：“夜来沉醉卸妆迟，梅萼插残枝。酒醒熏被春睡，梦远不成归。人悄悄，月依依，翠帘垂。更挹残蕊，更捻馀香，更得些时。”同样写得具体细微。时间更加具体到一个夜晚，地点更加具体到卧房之内，尤其是人物动作更加具体到“更挹残蕊，更捻馀香”上。非常含蓄地将一个借酒解愁，深夜无眠，手拈残花，百无聊赖的深闺思妇形象展示出来。故而刘逸生叹曰：“事情有多么琐屑，而写来却多么细腻，表达的人物感情又何其曲折幽深，耐人寻味。”^{[3](151)}

2. 健笔与柔笔

同样是写落花与流水等偏向柔美的事物，李煜用笔每每雄健奇崛，骨干挺立，从而使其词作呈现出一种刚柔相济之美。如下面这首《浪淘沙》：“往事只堪哀，对景难排。秋风庭院藓侵阶。一桁珠帘闲不卷，终日谁来。金锁已尘埋，壮气蒿莱，晚凉天净月华开，想得玉楼瑶殿影，空照秦淮。”

词中用语浑朴厚重，感染力极强。上片直接将“对景难排”之悲哀，“终日谁来”之孤寂倾吐而出。下片之写月华空照秦淮，“开”与“空照”等词汇皆警精劲健。故陈廷焯评曰：“凄惻之词而笔力精健，古今词人谁不低首。”^{[2](112)}另一首《浪淘沙》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同样笔力雄奇浑厚。故谭献谓其“雄奇幽怨，乃兼二难。后起稼轩，稍伦父矣。”^{[2](122)}

而李清照在写流水与落花时，用笔相对柔婉清丽许多，如其名作《一剪梅》：“红藕香残玉簟秋。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。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”评论者或谓其“香弱脆溜，自是正宗。”^{[3](51)}或谓其“精秀特绝，真不食人间烟火者。”^{[3](53)}柔婉秀丽乃是其最突出的特点。上片红藕、玉簟、罗裳、兰舟、锦书、雁字、西楼等词汇无不柔丽清雅，通过一系列活动含蓄地表达思妇对远人的思念。下片“一种”与“两处”相对，“眉头”与“心头”相对，非常巧妙地倾吐柔情离思，令人过目难忘。再如《清平乐》之“揉尽梅花无好意，赢得满衣清泪”，《诉衷情》之“更挹残蕊，更捻馀香，更得些时”，《菩萨蛮》之“风柔日薄春犹早……睡起觉微寒，梅花鬓上残。”等关涉落花之词，用笔皆轻柔清丽。

3. 放笔与曲笔

李煜词有一种冲口而出的奔放感，同时又不失之于直白，“流水落花”类词作也不例外。俞平伯曾就李煜词的这种特点予以详细说明：

盖诗词之作，曲折似难而不难，惟直为难。直者何？奔放之谓也。直不难，奔放亦不难，难在于无尽。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无尽之奔放，可谓难矣。……情一往而深，其春愁秋怨如之，其词笔复婉转哀伤，随其孤往，则谓千古之名句可，谓为绝代的才人亦可。凡后主一切词当作如是观，不但此阕耳，特于此发其凡耳。^{[2](119)}

正如俞平伯所云，后主一切词当作如是观，不光其《虞美人》如此，其《望江南》“多少恨，昨夜梦魂中。还似旧时游上苑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花月正春风。”亦如此。唐圭璋评价此词“一片神行，如骏马驰坂，无处可停。……此类小词，纯任性灵，无迹可寻，后人亦不能规摹其万一”，^{[2](101)}可谓精当。

形成比照的是，李清照的“流水落花”词以婉曲之笔法与韵味取胜。如其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：

“香冷金猊，被翻红浪，起来慵自梳头。任宝奁尘满，日上帘钩。生怕离怀别苦，多少事、欲说还休。今年瘦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休休！这回去也，千万遍阳关，也则难留。念武陵人远，烟锁秦楼。惟有楼前流水，应念我、终日凝眸。凝眸处，从今又添，一段新愁。”词中写“一段新愁”，却自始至终不从正面说出，而是不断地延宕逗引，让读者猜想不断。正如沈际飞所评：“懒说出，妙。瘦为甚的，尤妙。‘千万遍’，痛甚。转转折折，忤合万状。”^{[3](93)}其《临江仙》同样以意脉曲折取胜：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，云窗雾阁春迟。为谁憔悴损芳姿，夜来清梦好，应是发南枝。玉瘦檀轻无限恨，南楼羌管休吹。浓香吹尽又谁知，暖风迟日也，别到杏花肥。”这首照样可见女词人的善于用曲笔，如“为谁”之设问，“应是”之推测，“别到”之设想。正如周笃文的分析：“以‘应是’云云推测之词，加以摇曳，愈觉意折层深，令人回味不尽。”^{[3](147)}王灼曾批评李清照：“作长短句，能曲折尽人意，轻巧尖新，姿态百出，闾巷荒淫之语，肆意落笔。”^[4]虽是贬词，却恰说出了李清照词用笔的曲折、轻巧等特点。

二、“流水落花”寄不同

二李之词都曾被誉善写悲愁，可谓字字血泪，流水落花类词作尤其如此。如唐圭璋评李煜《浪淘沙》词：“一片血泪模糊之词，惨淡已极。深更半夜的鹃啼，巫峡两岸的猿啸，怕没有这样哀吧！”^{[2](123)}评李清照《武陵春》词：“通首血泪交织，令人不堪卒读。”^{[3](210)}可以说二李在这方面是非常相似的。正因如此，唐圭璋谈到李煜时，就很自然地把他与李清照的情感与生活联系起来：

他的词说：“往事只堪哀（下略）。”“无言独上高楼（下略）。”可想见他孤独的悲哀，李易安所谓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的生活，也正是他的写照。^{[2](112)}

二人同样在词中借助流水、落花意象表达故国之思、身世之叹，同样善于今昔比照，凸显目前之悲苦孤寂，正所谓“伤心人固别有怀抱”^{[2](106)}。然细品二人词中“流水”、“落花”，其中寄寓的情感还是有一定差异的。

1. 故国梦断与故乡何处

李煜词中“流水落花”寄寓的是他作为一代国君沦为阶下囚的亡国之悲，面对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只能以泪洗面、深自忏悔。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强烈感受到故国不再的深悲剧痛，满眼象征着逝去与消亡的“落花”成为触发他伤痛的主要媒介，日夜东流从不停歇的“流水”成为他满腹愁苦的最佳喻体：

清平乐

别来春半，触目柔肠断。砌下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。雁来音信无凭，路遥归梦难成。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。

相见欢

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留人醉，几时重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

虞美人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这几首词极为相似，所谓“砌下落梅如雪乱”、“林花谢了春红”，均在突出一种触目皆是、扑面而来、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紧迫感与无力感。其写“落花”不是着眼于细部特写镜头，而是远距离全景式观照，增强了气势与力度。无边无际、满眼都是的落花恰恰折射出词人心境的苦痛与落寞的无可排解。“流水”也同样是大手笔，有奔涌而出不可阻挡之气势，正适合来表达他的无可排解的亡国之痛，故而陈廷焯评其《虞美人》为：“一声恸歌，如闻哀猿，呜咽缠绵，满纸血泪。”^{[2](117)}唐圭璋也谓此词“此首感怀故国，悲愤已极……满腔恨血，喷薄而出，诚《天问》之遗也。……通首一气盘旋，曲折动荡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”^{[2](118)}

这种整体关照写法李清照词中也有，如“风住尘香花已尽”、“风定落花深”等等，不过李清照词更多地是将镜头对准某一枝花作近距离关照，落花多是一枝一朵。试看下面这几首：

菩萨蛮

风柔日薄春犹早，夹衫乍著心情好。睡起觉微寒，梅花鬓上残。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。沈水卧时烧，香消酒未消。

清平乐

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。挹尽梅花无好意，赢得满衣清泪。今年海角天涯，萧萧两鬓生华。看取晚来风势，故应难看梅花。

诉衷情

夜来沉醉卸妆迟，梅萼插残枝。酒醒熏被春睡，梦远不成归。人悄悄，月依依，翠帘垂。更挹残蕊，更捻馀香，更得些时。

这几首词中均描画了一位斑白的鬓上斜插一朵梅花的思妇形象，花的形象是特定的这一朵，是鬓角的这一朵，是已经凋残、香消殆尽的这一朵，由此可见花与人的互相映衬作用。这思妇当年曾经“常插梅花醉”，而今只身“海角天涯”，故乡“梦远不成归”，夜半醒来只能百无聊赖地手揉残花，自怜自伤。由此可见：不同于李煜词中目睹落花之纷至沓来而引发无限凄苦，重在触景生情，李清照重在花人合一，以花喻人；不同于李煜“落花”之寓亡国深悲，李清照的“落花”意象更多的是表达对自己的怜惜、对故乡的眷恋、以及迟暮之年流寓异乡的孤寂之感。同样，李清照词中的“流水”也限定在自家门前：“唯有门前流水，应念我，终日凝眸”、“江楼楚馆，云闲水远。清昼永，凭栏翠帘低卷”，同样是在表达自怜自伤之意。

2. 一梦浮生与物是人非

李煜“流水落花”词还特有一种对人生的自省与对宇宙的追问，呈现出博大深沉的哲理性的一面。如其《乌夜啼》：“昨夜风兼雨，帘帟飒飒秋声。烛残漏滴频欹枕，起坐不能平。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。醉乡路稳宜频到，此外不堪行。”

关于词中呈现之觉悟程度，俞陛云的解读颇中肯綮：“人当清夜自省，宜嗔痴渐泯，作者辗转起坐不平。虽知浮生若梦，而无彻底觉悟。惟有借陶然一醉，聊以忘忧。”^{[2](85)}的确如此。从词中看，词人是在秋雨秋风的残夜无眠之时，发抒对人生世事的一种空幻感悟：万千世事皆随流水而逝，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梦一般。这种空尚属一般人所理解的“断灭空”，并非佛家当体即空的“第一义空”。正因对空等佛教教义的理解并不真切，故而其觉悟也不彻底。但即使如此，词中对宇宙人生的关照与思考已经使其区别于《花间词》的香艳与日常，别具一种高逸深沉的美。其《虞美人》之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《相见欢》之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，《子夜歌》“人生愁恨何能免？销魂独我情何限！……往事已成空，还如一梦中”，皆流露出人生皆苦、世事成空思想，颇有佛理意味。故而有王国维所谓“俨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”^{[1](33)}，唐圭璋所谓“气象开朗，堂庑特大，悲天悯人之怀，随处流露”^{[2](86)}等评价。

相对来说，李清照的“流水落花”词则更多地是在表达流离失所后浓重的愁苦之情，哲理思索并不明显。她的“流水落花”词也常写到梦、写到空，但并无浮生若梦、世事成空的佛教哲理意蕴，如“梦远不成归”，“夜来清梦好”，都只是在写日常性的睡梦。试看其《好事近》：“风定落花深，帘外拥红堆雪。长记海棠开后，正伤春时节。酒阑歌罢玉尊空，青缸暗明灭。魂梦不堪幽怨，更一声啼鴂。”此词写落花，并未从雨横风狂写起，而是径直从“风定”起笔。蔡义江分析道：“只下一‘深’字，来表现花落的结果。寓动于静，静中有动。留下了多少想像余地，让读者自由地去补足那刚刚过去的狂风无情、落红如雨的纷乱景象。”^{[3](189)}词中处处精心营造落花时节的伤春氛围，重在表达极度伤痛之心情，并不进行哲理探寻。她写“玉尊空”，写“梦魂幽怨”，都是为了烘托极度伤春之情，空与梦都很具体日常，没有形而上意味。其《武陵春》也极为类似：“风住尘香花已尽，日晚倦梳头。物是人非事

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闻说双溪春尚好，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、许多愁。”词中也写“花已尽”之无可奈何，也写“双溪”水之载不动许多愁，但并未对落花流水进行理性关照；她虽强烈感受了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，却并未进一步上升到追问与思考的层面。

三、“流水落花”人不同

由上可见，相对于李清照“流水落花”词的工巧精细、婉曲动人，李煜的“流水落花”词境界阔大、笔力厚重。李煜词含蕴的情感更是由个人家国直通世间万法、宇宙人生，其肃穆深沉的哲理性也正是李清照所欠缺的。这当然与二人的身份、经历、思想等都有密切关系。

1. 词帝与词女

李煜一向有“词帝”之称，这不仅关合他现实当中帝王的身份，更多指的是他在词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。而李清照作为词坛上一位最出色的女词人，地位也是非常特殊的，大家熟知的有关赵明诚“词女之夫”的传说颇能说明问题。

在词坛上，二人皆备受推崇，并常常并称，如“男中李后主，女中李易安，极是当行本色。”^{[2](131)}卓人月甚至戏称二人“后主、易安直是词中之妖。恨二李不相遇。”^{[2](131)}说明二人对词体的艺术特征把握都非常精准，写出了最具词性特征的作品。说来二李在精神气质上确有相通之处：二人皆具深情，皆具高超的艺术感悟力。二人虽身处不同时代，然际遇却也颇为相似，均承受了国破家亡的深悲剧痛。

但是二人毕竟有男与女、帝王与平民的身份区别与经历区别。虽然王国维曾盛赞李煜“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”^{[1](33)}，但与李清照词相比，还是显示出来一位男性尤其是帝王所特有的大视野、大手笔、畅达利落来，如前文所展示的其笔力的大、健、放上。虽然历来都不乏对李清照其人其词“脱尽闺阁气”、“有丈夫气”^{[4](471)}的赞颂，然与李煜流水落花词对照后，不难发现李清照相对来说，还是更具细腻柔婉的女性气质，这突出表现在前文所分析的用笔的琐、柔、曲上。

从艺术修养上看，二人也有区别。通过李清照《词论》中对词体音乐性以及她词作本身的当行本色上可以推断，她音乐素养应该比较高。相对来说，李煜的艺术修养更加全面。史载其由于大周后之“善歌舞，尤工琵琶”而痴迷音律：“后主以后好音律，因亦耽嗜，废政事。”^{[5](5588《南唐书》)}又精通书法与绘画：“善书，作颤笔樛曲之状，遒劲如寒松霜竹，谓之‘金错刀’。作大字不事笔，卷帛书之，皆能如意，世谓‘撮襟书’”^[6]“所画林石、飞鸟，远过常流，高出意外。”^[7]词帝多方面的艺术修为，使其对美的感受、对素材的把握都高出常人，因而他的词作更加有一种出神入化、超凡脱俗、高度概括之美。正如谭献所言：“后主之词，足当太白诗篇，高奇无匹。”^{[4](108)}

再从二人的身世经历来看，李煜作为一国之君，承受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，一向文弱的他并没有太多心理准备，只是更加虔诚地求助于佛教。甚至在“长围既合，内外隔绝，城中之人，惶怖无死所”之时，也是在“幸净居室，听沙门德明、云真、义伦、崇节讲《楞严圆觉经》。”^{[5](5492-5493《南唐书》)}面对一夜之间沦为囚徒的事实，他有的只是无力承受、无法开释的满腔悔恨，流于字里行间，便是一种如狂风骤雨般倾倒而下的愁苦。

而李清照所经历的则是一种渐变的、数十年的煎熬、伴随一生的伤痛。正如她在《金石录后序》中所写：“三十四年之间，忧患得失，何其多矣！”^[8]而她自儒道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当中接受了一种“有必有无，有聚必有散，乃理之常”的滋养，使得她在遭际一切苦难之时，能较为理性地痛苦地咀嚼自己的痛苦，所以相对来说，显示出来一种较李煜更为内敛的特点。

2. 莲峰居士与易安居士

李煜与李清照思想上的区别从二人的字号上即可看出：“莲峰居士”来自佛禅，而“易安居士”则来自“儒道兼综”的陶渊明。

李煜一生笃信佛禅，他曾说：“我平生喜耽佛学，其于世味澹如也。”^{[5](5020《钓矶立谈》)}据禅典记载，他在做郑王时曾向法眼宗祖师文益禅师问法。即位后，又向其弟子泰钦文遂问法。^[9]文益禅师圆寂后，后

主亲自为他立碑颂德。^[10]陆游《南唐书》卷三也谓其：“酷好浮屠，崇塔庙，度僧尼不可胜算。罢朝，辄造佛屋，易服膜拜”。^{[5] (5492-5493《南唐书》)}李煜还经常书写经卷流通，籍此弘扬佛法。他曾手书金字《心经》一卷，赐宫人乔氏。^[11]他在诗歌中也常常咏写对空门的向往与信仰。如《病起题山舍壁》中写道：“暂约彭涓安朽质，终期宗远悟无生。”^[12]《悼诗》中写道：空王应念我，穷子正迷家。^{[12] (72-73)}《病中书事》中写道：病身坚固道情深，宴坐清香思自任。……赖问空门知气味，不然烦恼万途侵。^{[12] (74)}不同于诗歌中直接说理倾向，他词中佛禅意味的表达更具艺术性，更与抒情写景融合无间，如“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”，“往事已成空，还如一梦中”等等。故而王鹏运赞曰：“莲峰居士词，超逸绝伦，虚灵在骨。芝兰空谷，未足比其芳华；笙鹤瑶天，讵能方兹清怨。……词中之帝，当之无愧色。”^{[4] (109)}

易安居士李清照思想上则是儒道兼综。从南渡前的作品来看，由于生活在北宋相对安定的时期，她思想上道家隐逸色彩比较明显，这可以从她对陶渊明的青睐上看出。退居青州后，她给居室起名曰“归来堂”，而自己起号曰：“易安居士”，二者均来自陶渊明。《金石录后序》中也真诚表达了她对青州闲居一段日子的心满意足：“甘心老是乡矣！”^{[8] (178)}前期词中最出色的词句如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”、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均可看到陶诗的深刻影响。南渡后，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状，她思想上儒家齐平思想更加突出，虽为一介女流，并不能真正参与治国平天下，但她积极地通过文字表达对国事的关注、对偷安享乐之辈的鄙弃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^{[8] (127)}“南渡衣冠少王导，北来消息欠刘琨”^{[8] (137-138)}“老矣谁能志千里，但愿相将过淮水”^{[8] (151)}。从她这些愤激难平的诗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儒家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”的精神传承。

由于李清照视词“别是一家”，她词中避免了上述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感的流露。她在“流水落花”词中将家国之情的表达向内转，化为一种极度愁苦的情思，如“今年海角天涯，萧萧两鬓生华。看取晚来风势，故应难看梅花”、“闻说双溪春尚好，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、许多愁”等，这种表达更增加了其词婉丽曲折的意味。

所以从思想上看，李煜信奉佛禅，由于其修养尚未达到佛禅的“圆融无碍”的最高境界，故其“流水落花”词中每每有一种“众生皆苦”、“浮生如梦”、“万事成空”的基本佛教意味；而李清照思想上儒道融合，词以抒情为主，思想表达不明显，故其“流水落花”词更多是在表达一种“孤苦无依”、“哀时伤逝”、“自叹流落”之情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王国维.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1：33.
- [2] 杨敏如. 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 [M]. 北京：中国书店，2003：103.
- [3] 陈祖美. 李清照词新释辑评 [M]. 北京：中国书店，2003：59.
- [4] 孙克强. 唐宋人词话 [M]. 郑州：河南文艺出版社，1999：457.
- [5] 傅璇琮等. 五代史书汇编 [M]. 杭州：杭州出版社，2004.
- [6] 陶穀. 清异录 [M]. 四库全书本.
- [7] 郭若虚. 图画见闻志 [M]. 四库全书本.
- [8] 王仲闻. 李清照集校注 [M]. 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9：182.
- [9] 道原. 景德传灯录 [M]. 大正藏本.
- [10] 赞宁. 宋高僧传 [M]. 大正藏本.
- [11] 王铎. 默记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：25.
- [12] 彭定求等. 全唐诗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：72.